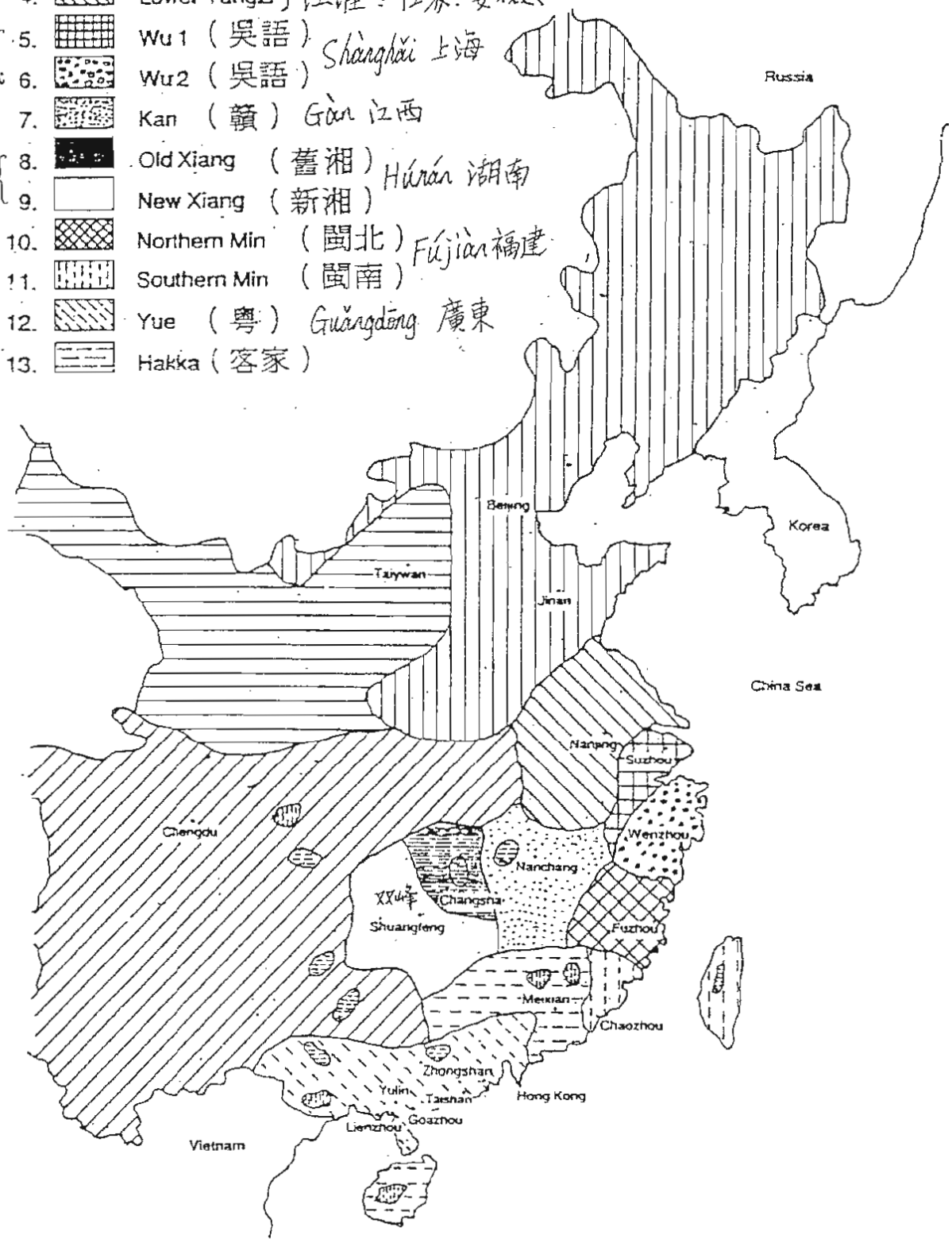


- | | | | | |
|------|-----|---|----------------------|--|
| 70% | 1. |  | Northern | } 華北 (狹義北方話) = 河北、河南、東北三省
西北 = 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
西南 = 四川、雲南、貴州
江淮 = 江蘇、安徽、 |
| | 2. |  | Northwestern | |
| | 3. |  | Southwestern | |
| | 4. |  | Lower Yangzi | |
| 8.4% | 5. |  | Wu 1 (吳語) | } Shanghai 上海 |
| | 6. |  | Wu 2 (吳語) | |
| 2.4% | 7. |  | Kan (贛) Gàn 江西 | |
| 5% | 8. |  | Old Xiang (舊湘) | } Húnán 湖南 |
| | 9. |  | New Xiang (新湘) | |
| 1.2% | 10. |  | Northern Min (閩北) | } Fújiàn 福建 |
| 3% | 11. |  | Southern Min (閩南) | |
| 5% | 12. |  | Yue (粵) Guǎngdōng 廣東 | |
| 4% | 13. |  | Hakka (客家) | |



中國方言圖

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

施仲謀

香港大學語文研習所

漢字雖然大部分是形聲字，但由於語音長期不斷地轉變，聲符的表音功能已漸漸地消失了，要從文字本身知道它的讀音，實在是非常困難的，於是各種注音方法的出現，諸如讀若法、直音法、反切法等，但比較科學的方法，還是採用音標法。給普通話注音的音標系統為數甚多，如威妥瑪式 (Wade's System)、威靈式 (Wade-Giles System)、注音符號 (國語注音符號第一式)、國語羅馬字 (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 及漢語拼音等，而其中以漢語拼音及注音符號兩套音標最為流行，前者為國內、新加坡等地區普遍採用，後者則通行於臺灣省內，而香港則兩套音標都有採用。根據教育署普通話 (國語) 科教學試驗計劃小學階段試驗完畢後發表的報告書顯示，漢語拼音似較受歡迎，現表列如下，以供參考：

學校類別	漢語拼音	注音符號	不教音標
直接輔導學校	95%	5%	0%
自由試行學校	68%	20%	12%

學校正規課程不教音標，當然不足為訓；但是兩套音標究竟孰優孰劣，卻值得我們先行探究一下，然後選擇採用。

先說注音符號的歷史，1912年教育部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以漢字簡形的字母制訂拼音方案，1918年公佈初稿，1920年經國語統一籌備會修正成為「注音字母」，1930年改稱「注音符號」，一直沿用至今。至於漢語拼音方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同年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開始研究「漢語拼音方案」，1955年設立拼音方案委員會，決定原則，討論編訂，終於1957年批准實行。現據《新華字典》，抄錄兩套音標於後，以資對比：

b	p	m	f	d	t	n	l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g	k	h		j	q	x	
ㄍ	ㄎ	ㄏ		ㄐ	ㄑ	ㄒ	
zh	ch	sh	r	z	c	s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i	u	ü
	衣	烏	迂
a	ia	ua	
ㄚ	ㄧㄚ	ㄨㄚ	
o		uo	
ㄛ		ㄨㄛ	
e	ie		üe
ㄜ	ㄧㄝ		ㄩㄝ
ai		uai	
ㄞ		ㄨㄞ	
ei		uei	
ㄟ		ㄨㄟ	
ao	iao		
ㄠ	ㄧㄠ		
ou	iou		
ㄡ	ㄧㄡ		
an	ian	uan	üan
ㄢ	ㄧㄢ	ㄨㄢ	ㄩㄢ
en	in	uen	ün
ㄣ	ㄧㄣ	ㄨㄣ	ㄩㄣ
ang	iang	uang	
ㄤ	ㄧㄤ	ㄨㄤ	
eng	ing	ueng	
ㄥ	ㄧㄥ	ㄨㄥ	
ong	iong		
(ㄨㄥ) 韻的韻母	ㄩㄥ		

以下分別從字母形體、表音功能、拼寫條例和資訊應用四方面分析一下兩套音標的優劣和異同：

一、字母形體方面：

漢語拼音所採用的拉丁字母是目前世界上最通行的字母，英語是目前世界流通最廣的語言，她也是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的。但因為漢語拼音所採用的25個拉丁字母與英語所採用的拉丁字母形體相同，可是發音不同，有時便容易造成混淆：如聲母 j、q、x 一組，便是最顯著的例子。

注音符號所採用的符號是根據章太炎創制的中國式字母修訂而成，它源於篆書，或取全字，或用偏旁，能保存漢字本來具備的音義作用，如 ㄅ 源於「包」、ㄆ 源於「刀」、ㄇ 源於「乃」、ㄌ 源於「力」、ㄓ 源於「之」、ㄝ 源於「日」、ㄑ 源於「七」、ㄣ 源於「私」、ㄨ 源於「人」、ㄩ 源於「一」、ㄨ 源於「五」等。但現代人卻覺得它們太陌生，因而難於掌握，而且符號多達37個，其中更有形體非常接近的，如聲母方面的 ㄍ 與 ㄎ，韻母方面的 ㄛ 與 ㄜ、ㄨ 與 ㄩ 等，有時是頗難辨認的。

二、表音功能方面：

漢語拼音比較能夠清楚表示每一個音節的音素，如「飛」字包含 f-e-i 三個音素，「雙」字包含 sh-u-a-ng 四個音素。

注音符號未能完全符合一個字母表示一個音素的原則，如上例，「飛」字是ㄈㄟ，「雙」字是ㄕㄨㄤ，這在結合韻母方面，情況尤其明顯。此外，如 ㄌㄨ、ㄌㄨㄥ 表音不準，而 ㄨㄥ 既是「翁」，又是「轟」的韻母，也容易給人混亂的感覺。

三、拼寫條例方面：

漢語拼音的拼寫條例比較複雜，如「漢語拼音方案」所附六點，一般要花不少時間才能熟練掌握，如以 i、u、ü 開頭的韻母獨立自成音節時，要加上 y、w 兩個半元音聲母；ü 行韻母跟 j、q、x 拼的時候，可以省掉 ü 上的兩點；ê 除獨立自成音節外，上面的帽子可以省略；又 iou、uei、uen 前面加聲母時，要寫成 iu、ui、un；此外，如聲調標記法、音節分界、隔音符號、正詞法等，都是不容易完全掌握的。

注音符號的拼寫條例非常簡單，一般很容易

上手。但 ㄌ、ㄎ 不另立代號，而 ㄓ、ㄗ、ㄝ、ㄝ、ㄑ、ㄑ、ㄣ 都是一個聲母符號代表輔音與元音的複合音節，那是有違音位學的原則的。



四、資訊應用方面：

漢語拼音可以配合現代科技器材如打字機、電報等用途，更可發展中文電腦的應用。

注音符號在這些方面則付諸闕如。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似乎優劣互見；但自1979年聯合國正式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人名、地名的拼寫方式後，漢語拼音因而取得國際性地位。而世界各地使用漢語拼音的人也遠比使用注音符號的為多，加上它為外國人學習漢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除了給漢字注音外，漢語拼音更為漢字拼音化實驗提供了途徑，所以，兩套音標的前景如何，是不難加以付測的。

拼音方案的演進

1. 利馬竇(1605)
2. 金尼閣(1626)
3. 衛匡國(1654)
4. 何大化(1671)
5. 馬禮遜(1815)
6. 艾約瑟(1857)
7. 威妥瑪(1867)
8. S. Couvreur(1890)
9. 馬提爾(1892)
10. 郵政式
11. 內地會
12. 四川傳教師
13. A. Vissiere
14. Gabelantz
15. 阿倫德
16. 雷興(1912)
17. 耶魯大學(1948)

18. 王炳耀(1897)
19. 朱文熊(1906)
20. 劉孟揚(1908)
21. 黃虛白(1909)
22. 劉繼善(1914)
23. 錢玄同(1922)
24. 趙元任(1922)
25. 周辨明(1923)
26. 林語堂(1924)
27. 周辨明第二式(1945)
28. 趙元任第二式(1947)

29. 國語羅馬字(1928)
30. 拉丁化新文字(1931)
31. 漢語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1955)
32.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代用式(1956)
33. 修正第一式(1956)
34. 修正第二式(1956)
35. 漢語拼音方案(1958)

三十六字母的讀法

發音部位 新名稱		發音方法 舊名稱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又次清	又次濁
		發音方法 新名稱		清音	送氣音	濁音	鼻音 (等)	清擦音	濁擦音
雙唇音	唇音	重唇音	幫 p	滂 p'	並 b	明 m			
唇齒音		輕唇音	非 f	敷 f'	奉 v	微 m			
舌尖前音	舌音	舌頭音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舌尖後音		舌上音	知 t	徹 t'	澄 d	娘 n			
舌尖前音	齒音	齒頭音	精 ts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舌面前音		正齒音	照 tɕ	穿 tɕ'	床 dʒ		審 ɕ	禪 ʒ	
舌根音	牙音		見 k	溪 k'	群 g	疑 ŋ			
喉音	喉音		影 ʔ						
(零聲母)							喻 θ	曉 h	匣 ɦ
舌尖前音	半舌音					來 l			
	半齒音					日 ɹ			

《切韻》音系的聲母共三十七個

雙唇音	幫 [p]	滂 [pʼ]	並 [b]	明 [m]		
舌頭音	端 [t]	透 [tʼ]	定 [d]	泥 [n]		
舌上音	知 [t]	徹 [tʼ]	澄 [d]	娘 [n]		
	(ʈ)	(ʈʼ)	(ɖ)	(ɳ)		
齒頭音	精 [ts]	清 [tsʼ]	從 [dz]		心 [s]	邪 [z]
正齒音	莊 [tʂ]	初 [tʂʼ]	崇 [dʒ]		生 [ʃ]	俟 [z]
	(tʃ)	(tʃʼ)	(dʒ)		(ʃ)	(z)
舌面音	章 [tʃ]	昌 [tʃʼ]	船 [dʒ]		書 [ʃ]	常 [z]
舌根音	見 [k]	溪 [kʼ]	群 [g]	疑 [ŋ]		
喉 音					曉 [h]	匣 [ɦ]
					(x)	(ɣ)
					影 [ʔ]	喻四 [ø]
					(ø)	(j)
半舌音	來 [l]					
半齒音	日 [ɳ]	(ɳz)				

《廣韻》韻目四聲相配表

平 上 去 入

1 東 1 董 1 送 1 屋

2 冬 [] 2 宋 2 沃

(冬部上聲字少，併入2腫)

3 鍾 2 腫 3 用 3 燭

4 江 3 講 4 絳 4 覺

5 支 4 紙 5 真

6 脂 5 旨 6 至

7 之 6 止 7 志

8 微 7 尾 8 未

9 魚 8 語 9 御

10 虞 9 麌 10 遇

11 模 10 姥 11 暮

12 齊 11 霽 12 霽

13 祭

14 泰

13 佳 12 蟹 15 卦

14 皆 13 駭 16 怪

17 夬

15 灰 14 賄 18 隊

16 哈 15 海 19 代

20 廢

17 真 16 軫 21 震 5 質

18 諄 17 準 22 稕 6 術

(陸、王兩兩不分，只有「真軫震質」)

平 上 去 入

19 臻 [] [] 7 櫛

(併入19隱)(併入21震)

20 文 18 吻 23 問 8 物

21 欣 19 隱 24 焮 9 迄

(「欣」本作「殷」)

22 元 20 阮 25 願 10 月

23 魂 21 混 26 慝 11 沒

24 痕 22 很 27 恨 []

(併入11沒)

25 寒	23 旱	28 翰	12 曷
26 桓	24 緩	29 換	13 末

(陸、王兩兩不分，只有「寒旱翰末」)

27 刪 25 潛 30 諫 14 錯

28 山 26 產 31 欄 15 黠

平	上	去	入
1 先 ^㉔	27 銑	32 霰	16 屑
2 仙	28 獮	33 線	17 薛
3 蕭	29 篠	34 嘯	
4 宵	30 小	35 笑	
5 肴	31 巧	36 效	
6 豪	32 皓	37 號	
7 歌	33 哿	38 箇	
8 戈	34 果	39 過	

(陸、王兩兩不分，只有「歌哿箇」)

9 麻	35 馬	40 禡	
10 陽	36 養	41 漾	18 葯
11 唐	37 蕩	42 宕	19 鐸
12 庚	38 梗	43 映	20 陌
		(「映」原作「敬」)	
13 耕	39 耿	44 諍	21 麥
14 清	40 靜	45 勁	22 昔
15 青	41 迥	46 徑	23 錫
16 蒸	42 拯	47 證	24 職
17 登	43 等	48 嶝	25 德
18 尤	44 有	49 宥	
19 侯	45 厚	50 候	
20 幽	46 黝	51 幼	
21 侵	47 寢	52 沁	26 緝
22 覃	48 感	53 勘	27 合
23 談	49 敢	54 闕	28 盍

平	上	去	入
24 鹽	50 琰	55 豔	29 葉
25 添	51 忝	56 禡	30 帖
26 咸	52 賺	57 陷	31 洽
27 銜	53 檻	58 鑿	32 狎
28 嚴	54 儼	59 釅	33 業

(「儼釅」兩韻是王仁昫分出的，陸法言書無。)

29 凡 55 范 60 梵 34 乏

十六個攝所含《切韻》六十一個韻部

- | | |
|--------------------|--------------------|
| 一、通攝：東冬鍾 | 八、效攝：蕭宵肴豪 |
| 二、江攝：江 | 九、果攝：歌戈 |
| 三、止攝：支脂之微 | 十、假攝：麻 |
| 四、遇攝：魚虞模 | 十一、宕攝：陽唐 |
| 五、蟹攝：齊佳皆灰咍
祭泰夫廢 | 十二、梗攝：庚耕清青 |
| 六、臻攝：真諄臻文欣
魂痕 | 十三、曾攝：蒸登 |
| 七、山攝：元寒桓刪山
先仙 | 十四、流攝：尤侯幽 |
| | 十五、深攝：侵 |
| | 十六、咸攝：覃談鹽添
咸銜嚴凡 |

古四聲現代標準語和各方言裏的保存情況及對應關係表

古調類 古聲母 方言例字	平		上			去		入		調類總數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詩	時	使	爾	是	試	事	失尺 織室	日 實		
標準語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4
銀川	平聲	上聲		去聲				聲		3	
濟南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平	去聲	陽平		4	
漢口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陽平			4		
大同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入聲			5		
長沙	陰平	陽平	上聲	陽去	陰去	陽去	入聲			6	
梅縣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6		
蘇州	陰平	陽平	上聲	陽去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7		
廈門	陰平	陽平	上聲	陽去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7		
溫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8		
廣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9		
博白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上陰入 下陰入	上陽入 下陽入	10		

第四節 《廣韻》聲母和現代 國語聲母的比較

我們學習音韻學，學習古音，目的是為了古為今用，不是為學習音韻學而學習音韻學，不是為古而古，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更透徹地了解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我們透過《廣韻》和國語語音系統的比較，可以從歷史上認識現代漢語語音結構的特點，了解現代漢語聲、韻、調的歷史來源，尋求古今語音變化的規律，從而將現代漢語語音規範化的工作做得更好。對方言區的人來說，可以利用音韻學的知識，運用語音演變的規律，尋求自己的方音和國語的對音關係，更深入地學習掌握國語。因此，進行語言歷史的比較研究是很重要的，是音韻學的一個重要內容。下面先討論古今聲母的比較。請看《廣韻聲母和國語聲母比較表》（見 120—123 頁）。

我們知道，現代漢語的聲母（包括零聲母）共二十二個，即 p、p'、m、f、t、t'、n、l、ts、ts'、s、tɕ、tɕ'、ç、k、k'、x、ø。拿《廣韻》的三十五聲母^①和現代國語的二十二聲母加以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變化，最突出的有四點：

第一，全濁聲母的清音化。《廣韻》的三十五個聲母中，全濁聲母有十個，即「並、定、澄、從、邪、崇、神、禪、群、匣」，到現代國語中都變成了清聲母。全濁聲母的清化，是現代國語聲母簡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知組、莊組、章組，三組合流為捲舌音[tʂ]、[tʂ']、[ʂ]。

① 表中的古聲母不止 35 個，唇音分為重唇和輕唇，喻母分為喻三和喻四，有的次序調整了，這是為了做古今比較。

第三，精、見兩組分化出新的舌面音〔tɕ〕、〔tɕʰ〕、〔ç〕來。「精、清、星」的聲母和「經、輕、興」的聲母本來不一樣，前者為〔ts〕、〔tsʰ〕、〔s〕，後者為〔k〕、〔kʰ〕、〔x〕，現在在同一條件下，都變成〔tɕ〕、〔tɕʰ〕、〔ç〕。

第四，零聲母的字大量地增加。三十五個聲母裏，只有「影」母是零聲母，「喻(以)」母還是個半元音〔j〕，帶點摩擦。有人主張把「影」母擬為喉塞音〔ʔ〕。這樣，《廣韻》裏連一個零聲母也沒有了。可是到了現代國語，除了「影」母，「喻(以)」母也變成零聲母，如「余、俞、移、夷、維、鹽、延、羊、盈」等字；「匣」母中的于類即喻三，也變成零聲母了，如「于、為、違、尤、炎、袁、雲、王」等字；「明」母中分化出來的「微」母字，現在也讀零聲母了，如「無、微、晚、文、亡」等字；「疑」母字本來是唸〔ŋ〕的，現在絕大多數也變成零聲母了，如「魚、吾、宜、危、嚴、顏、元、昂、迎」等字。這樣古代有分別的字，現代國語讀成同音了，如「微」和「威」(影)，「移」(喻四)和「宜」(疑)，「未」(微)、「畏」(影)、「胃」(喻三)和「魏」(疑)。

以上粗略地談了一下《廣韻》的三十五聲母和現代國語的二十二聲母的不同，下面討論一下古今聲母的演變規律(參看 120—123 頁比較表)。掌握這些規律對於我們了解古今音的對應關係，學好國語，都是有幫助的。

古今聲母的演變規律，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從發音方法上，一是從發音部位上。在發音方法上最突出的一條就是全濁聲母的清化。從《廣韻》的三十五聲母到現在國語的二十二個聲母，全清音、次清音和次濁音基本上保存下來了，只有全濁聲母一個不留地都變為清音。《廣韻》的並、定、從、邪、澄、船、崇、禪、群、匣十個全濁聲母(如果把「並」母裏的「(奉)」獨立出來則有十一個)。從發音方法上又可以分為三

類；「並、定、澄、群」是塞音類，「從、神、崇」是塞擦音類，「邪、禪、匣」是擦音類。這三類清化的規律，並不完全相同，先看「塞音」。

「並」母本來是個濁塞音〔b〕，而在今天國語裏一部分字唸成〔p〕，如「棒、傍、薄」，一部分字唸成〔p'〕，如「龐、皮、盤」。其演變規律是很清楚的，這就是：平聲字，今天變成了發音部位相同的送氣清音，仄聲字，變成了發音部位相同的不送氣清音（仄聲包括古代上、去、入三聲。比如「棒」字古代本來是上聲字，現代唸去聲，「傍」字古代和現代都唸去聲，「薄」本來是入聲，現代唸平聲了）。

「定」母也是這樣，它本來是個濁塞音〔d〕，今天則是平聲字變讀為清音送氣的〔t'〕，如：「堂、田、徒」，仄聲字變讀為清音不送氣的〔t〕，如：「宕、鼈、杜」。有個「肚」字的讀音很有意思，這個字現代標準語有兩讀：人的肚子唸去聲〔tu^o〕，動物的肚子則唸上聲〔^otu〕。可是好些南方方言是不分的，不論是人肚還是動物的肚，大都唸上聲。此字在《廣韻》裏有兩讀：當古切又徒古切，都屬上聲姥韻，但聲母不同。「當」是清聲端母，當古切，唸上聲，這是動物之肚的「肚」字的現代標準語來源；「徒」是濁聲「定」母，徒古切則要變讀為去聲，這是人肚之「肚」的現代標準語來源。南方方言區的人，不知此字的用法讀音有區別，都按自己的方言類推，人肚、豬肚都讀〔^otu〕，因此鬧了笑話。

塞音「澄」、「群」兩母的演變規律也同「並」、「定」，例字請看聲母比較表。

再看全濁塞擦音。其清化規律基本上跟塞音一樣。比如「從」〔dz〕母，也是原平聲的字，現在唸成送氣的〔ts'〕，如「才、存、蠶」，原仄聲字，現在唸成不送氣的〔ts〕，如「在、座、自、族」，情況也是相同的。不過它們在發音部位上後來又有分化：

$$ts \begin{cases} [ts'] \text{才} \\ [t\zeta'] \text{齊} \end{cases} \quad ts \begin{cases} [ts] \text{在} \\ [t\zeta] \text{就} \end{cases}$$

這在下文再討論。其他全濁塞擦音演變規律和從母相同，不過發音部位同時也起變化，「崇」 $[d_3]$ 平聲讀 $[t\zeta']$ ，如「鋤柴巢讒牀崇」，仄聲讀 $[t\zeta]$ ，如「助寨棧狀鋤」。

「船」母 $[d_3]$ 平聲今讀 $[t\zeta']$ （「船唇」）和 $[\zeta]$ （「神繩蛇」），仄聲今天多讀擦音 $[\zeta]$ （「葶舌實順術剩食射贖」）。

從古濁聲母塞音和塞擦音的變化可以看出：現代國語凡是讀送氣清音的，一般是兩類中的平聲字，凡是讀不送氣清音的，一般是這兩類音的仄聲字。這說明聲調是聲母變化的條件。

至於全濁擦音聲母，它的變化比較簡單，就是變成相應的清聲母。比如「匣」母本來讀濁音 $[\gamma]$ ，現代變成了 $[x]$ ，如「河和華胡孩回豪侯含寒桓痕魂杭黃恆弘惑橫紅」；後來又分化了。「河」這類字的聲母是 $[x]$ ，而「霞諧奚效咸閑賢玄項學幸形」一類字的聲母則變為 $[\ç]$ ，但分化以後還都是擦音。漢語裏擦音一般是沒有送氣不送氣之區別的。「邪」母本來是 $[z]$ ，現在變成了 $[s]$ ，如「隨似寺飼遂穗松誦頌俗」。不過跟「匣」母一樣，邪母後來也分化了，如「邪徐袖尋習襲延羨旋旬巡祥像席夕續」一類字的聲母變為 $[\ç]$ 。少數字還有演變為塞擦音的，如「詞、辭」讀 $[ts' -]$ ，「囚」讀 $[t\zeta' -]$ 。「禪」母的變化比較複雜，這從表上可以看出來。

這三類十個全濁聲母，在現代方言裏有種種情況。一般北方方言跟國語變化一樣，濁塞音和塞擦音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但在南方方言裏，則有全部變為送氣的，也有全部變為不送氣的，如「爬」、「罷」二字都屬並母，一平一仄，廣東梅縣的客家方言，全部變為送氣的清音，

「爬」唸〔p'a〕,「罷」唸〔p'a°〕;而湖南的長沙方言,則全部讀為不送氣的清音,「罷」唸〔pa°〕,「爬」就唸〔pa〕。另外有些方言基本上保存了古濁聲母,如吳方言和一部分湘方言。

《廣韻》的三十五個聲母到現代國語,若從發音部位上來看,主要的變化現象也有三條。

(一)從重唇音裏分化出輕唇音來,即從雙唇音裏分化出唇齒音來,比如「幫」〔p〕母,分化為〔p〕(兵)和〔f〕(分);「滂」〔p'〕母分化為〔p'〕(普)和〔f〕(芳);「並」〔b〕母,分化為〔p'〕(龐)、〔p〕(傍)和〔f〕(肥)。這就是說,大部分字保持了雙唇音,一部分演變為唇齒音。唇音分化也是有條件的,基本的事實是:在合口的三等韻前變為輕唇,在其他韻前則仍讀重唇。《廣韻》的合口三等韻有:東韻^①(如「風豐馮鳳」)、屋韻(如「福幅腹覆服伏」)、鍾韻(如「封峰逢奉」)、微韻(如「非妃肥匪尾費翡」)、虞韻(如「夫膚敷俘芙扶符府甫斧撫父腐輔付賦赴附」)、廢韻(如「廢肺吠」)、文韻(如「分芬焚墳粉糞奮」)、物韻(如「緋佛」)、元韻(如「蕃番翻藩煩繁反販飯」)、月韻(如「發伐罰」)、陽韻(如「方芳房紡放」)、藥韻(「縛」)、凡韻(如「凡帆泛范犯」)、乏韻(如「法乏」),共九個舒聲韻和五個入聲韻。此外,還有個「尤」韻(如「浮否婦負富副」)。尤韻原來屬開口三等,後來唇音字轉入虞韻,所以也符合這條規律。唇音的分化也是比較早的,大約從中晚唐起就開始成系統地分化了。

(二)古代的「見」、「精」兩組音分化出〔tɕ〕、〔tɕ'〕、〔ç〕來。就是說,現代的〔tɕ〕、〔tɕ'〕、〔ç〕是從古代的「精、清、從、心、邪」和「見、溪、群、曉、匣」兩組音分化出來的。精組五母由於濁音清化,只剩下精

① 舉平以駭上、去、下同。

清心三母，讀〔ts〕、〔ts'〕、〔s〕；見組五母也清化為見溪曉三母，讀〔k〕、〔k'〕、〔x〕。後來舌尖前音精〔ts〕母字分化為舌尖前〔ts〕（增）和舌面前音〔tɕ〕（精），舌根音見〔k〕母字分化為舌根音〔k〕（庚）和舌面前音〔tɕ〕（經）；同樣，清〔ts'〕母字分化為〔ts'〕（聰）和〔tɕ'〕（清）；溪〔k'〕母字分化成〔k'〕（坑）和〔tɕ'〕（輕）；心〔s〕母字分化成〔s〕（僧）和〔ɕ〕（星）；曉〔x〕母字分化出〔ɕ〕（興）和〔x〕（亨）。到了現代，本來聲母發音部位不同的精（精母）和經（見母），清（清母）和輕（溪母），星（心母）和興（曉母）都合流了，都分別唸〔tɕiŋ〕、〔tɕ'iŋ〕、〔ɕi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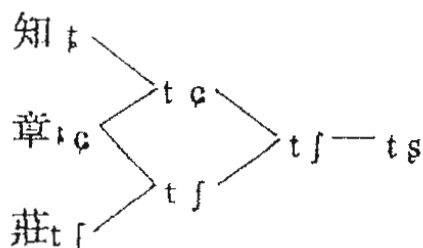
這種發音部位的變化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古代精、見兩組聲母，凡在現代開口呼韻和合口呼韻前就保持〔ts〕、〔ts'〕、〔s〕或〔k〕、〔k'〕、〔x〕的讀音，而在齊齒呼韻和撮口呼韻前就變成了〔tɕ〕、〔tɕ'〕、〔ɕ〕。也就是說，〔k〕、〔k'〕、〔x〕和〔ts〕、〔ts'〕、〔s〕都在*i*、*y*韻母之前演變為〔tɕ〕、〔tɕ'〕、〔ɕ〕，這在語音學上叫「同化作用」。因為〔ts〕、〔ts'〕、〔s〕發音部位靠前，是舌尖前音，而〔i〕、〔y〕則是舌面前元音，二者拼合在一起，〔ts〕、〔ts'〕、〔s〕受〔i〕、〔y〕的影響就往後靠，變成舌面前的〔tɕ〕、〔tɕ'〕、〔ɕ〕；而〔k〕、〔k'〕、〔x〕的發音部位本是舌根音，和〔i〕、〔y〕相拼也被〔i〕、〔y〕所同化，就往前靠，也變成了〔tɕ〕、〔tɕ'〕、〔ɕ〕。從歷史上來看，見組的分化比起精組的分化要早一些。正因為這樣，所以有些方言到現在，〔k〕、〔k'〕、〔x〕聲母已分化出〔tɕ〕、〔tɕ'〕、〔ɕ〕來了，如經、輕、興唸〔tɕiŋ〕、〔tɕ'iŋ〕、〔ɕiŋ〕，可是〔ts〕、〔ts'〕、〔s〕在〔i、y〕前仍讀〔ts〕、〔ts'〕、〔s〕，沒有分化，如精、清、星唸〔tsiŋ〕、〔ts'iŋ〕、〔siŋ〕。這就是區分「尖圓音」。在〔i〕、〔y〕前唸〔tɕ〕、〔tɕ'〕、〔ɕ〕叫圓音，不唸〔tɕ〕、〔tɕ'〕、〔ɕ〕，而唸〔ts〕、〔ts'〕、〔s〕的叫尖音。國語都唸成〔tɕ〕、〔tɕ'〕、〔ɕ〕，所以不分尖圓。大家從語音學上已懂得區分尖圓音了，現在學習了音韻學，從歷史上則看得更清楚。不過在方言中，尖音圓音的問題還是比較複

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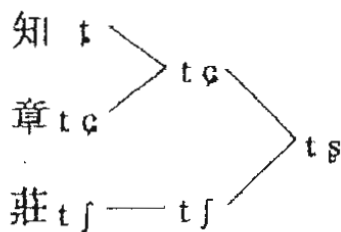
國語中的尖音的分化相當晚，十八世紀成書的《圓音正考》專門討論區別「精」、「見」兩組字，它只承認從見組來的〔tɕ〕、〔tɕʻ〕、〔ɕ〕，不承認從精組來的〔tɕ〕、〔tɕʻ〕、〔ɕ〕，要求人們將後者仍讀〔ts〕、〔tsʻ〕、〔s〕，即要求把尖團音區別開來。這說明精組在十八世紀已開始分出〔tɕ〕、〔tɕʻ〕、〔ɕ〕來，但由於是剛發生的事，所以不為《圓音正考》的作者所承認。現代京劇一般也要分尖團，有的演員還要求很嚴格，比如說「小姐」二字，不唸〔^oɕiau〕〔^otɕie〕，而唸〔^osiau〕〔^otsie〕，「思想起來」的「想」字，不唸〔^oɕiaŋ〕，而唸〔^osiaŋ〕。京劇演員除了區別尖團音，還要能辨析「上口字」，這是他們很重要的一項語音訓練。不過現在對這種要求有不同的看法。

(三)《廣韻》的「知」〔t〕、「章」〔tɕ〕、「莊」〔tʃ〕三組音，合流為現代捲舌音〔tʂ〕、〔tʂʻ〕、〔ʂ〕，這也是發音部位的變化。從《廣韻》聲母和國語的聲母比較表中看得很清楚，國語的〔tʂ〕、〔tʂʻ〕兩個聲母來自知組的知徹澄、莊組的莊初崇和章組的章昌船禪。而〔ʂ〕來自莊組的生、章組的書和船禪。具體地說，〔tʂ〕來自舌上清音知母（「中轉帳摘」），舌上全濁音澄母仄聲字（「柱、陣、濁」），正齒清音莊母（「箏、蠱、壯、捉」），正齒全濁音崇母仄聲字（「撰、助、釗」），正齒清音章母（「長、煮、照、粥」），以及正齒全濁音「禪」母仄聲個別字（「植」）；〔tʂʻ〕來自徹母（「抽、超、樁、撐」），澄母平聲（「茶、除、潮、沉、呈」），初母（「初、雛、池、抄、窗」），崇母平聲（「鋤、柴、悉、牀」），昌母（「嗤、吹、川、春、赤」），神母平聲（「船、唇、純」），禪母平聲（「垂、蟬、臣、常、承、成」），〔ʂ〕來自生母（「沙、梳、師、山、霜」），神母（「蛇、神、順、繩」），書母（「舒、詩、燒、深、身、商」）和禪母（「社、時、受、善」）。但從歷史上看，「知」、「章」、「莊」三組演變成〔tʂ〕、〔tʂʻ〕、〔ʂ〕不是同

時的。我們知道，不論是三十字母裏還是三十六字母裏，都沒有「章」和「莊」的區別，這就是說，很可能是「章」和「莊」先合流為照〔tʃ〕，然後照再和「知」合流為〔tʂ〕，即：



當然，從一些文獻材料來看，在唐代還發現有「知」和「章」先合流為〔tʃ〕，然後再和「莊」〔tʃ〕合流為〔tʂ〕，即如：



比如在敦煌文學作品抄本裏，就有將「知」寫成「支」，將「諸」寫成「誅」的，即「知、支」同音，「諸、誅」同音，「知」、「誅」的聲母是「知」，而「支」、「諸」的聲母本是「章」。這可能在唐代西北方音裏是「知」和「章」先合流。可是唐宋中原地區和南方一帶，「知」、「章」兩組聲母仍有區別，一直到現代，有些方言裏「知」、「章」還是有區別的。比如江西某些方言裏，「知」還唸〔ʃi〕，「章」唸〔tʃiəŋ〕或唸〔tʂəŋ〕。這是從材料上來看。但是從中原雅音（官話）來看，大約在南宋（十三世紀）時候，知、莊、章三組就已經合流了。這也並不是一下子都變成捲舌音，合流以後又重新組合。從《中原音韻》來看，它重新組合，只有一部分字先變成捲舌音，一部分仍唸〔tʃ〕。不過唸捲舌音的不完全是「莊」組字，「章」組字也有唸捲舌音的，《中原音韻》

的「支思」韻，有〔ɿ〕、〔ʅ〕兩個舌尖元音韻母，捲舌聲母〔tʂ〕、〔tʂʰ〕、〔ʂ〕就是和舌尖元音〔ɿ〕同時產生的，如「支枝脂之芝紙旨止至志眇侈齒翅詩施師時史使矢始是市示試視」等。

附《广韵》声母与普通话声母比较表

声母的比较 声母的系统、组及演变 的条件		清浊及演变的条件		全 清		次 清		全 清		次 清		全 清		次 清	
帮系	帮	组		帮: p	滂: p'	并: p'	p	明: m							
	非	组		非: f	敷: f	奉: f		微: o							
端系	端、泥	组		端: t	透: t'	定: t'	t	泥(娘): n							
	(娘并入)								来: l						
精系	精	今 洪 音		精 { $\frac{ts}{tʃ}$ }	清 { $\frac{ts'}{tʃ'}$ }	从 { $\frac{ts'}{tʃ'}$ }	ts	tʃ	心 { $\frac{s}{ʃ}$ }	邪 { $\frac{ts' s}{tʃ' ʃ}$ }	s	ʃ	ʃ	ʃ	ʃ
	组	今 细 音													
知系	知组	梗撮开口二等入声		知 { $\frac{ts}{tʃ}$ }	彻 { $\frac{ts'}{tʃ'}$ }	澄 { $\frac{ts'}{tʃ'}$ }	ts	tʃ	生 { $\frac{s}{ʃ}$ }	侯 { $\frac{s}{ʃ}$ }	s	ʃ	ʃ	ʃ	ʃ
		其他													
	庄组	深、流、止、遇、及曾、梗入声		庄 { $\frac{ts}{tʃ}$ }	初 { $\frac{ts'}{tʃ'}$ }	崇 { $\frac{ts'}{tʃ'}$ }	ts	tʃ, ʃ	生 { $\frac{s}{ʃ}$ }	侯 { $\frac{s}{ʃ}$ }	s	ʃ	ʃ	ʃ	ʃ
		其他													
章	组		章: tʃ	昌: tʃ'	船: tʃ', ʃ	ʃ		书: ʃ	禅: tʃ', ʃ	tʃ, ʃ					
日母	日	止撮开口							日 { $\frac{o}{ʒ}$ }						
		其他													
见系	见、晓组	今 洪 音		见 { $\frac{k}{tʃ}$ }	溪 { $\frac{k'}{tʃ'}$ }	群 { $\frac{k'}{tʃ'}$ }	k	tʃ	疑 { $\frac{o}{o, n}$ }	晓 { $\frac{x}{ʃ}$ }	匣 { $\frac{x}{ʃ}$ }	x	ʃ	ʃ	ʃ
		今 细 音													
影系	影	组		影: o					云: o, ʒ, ʃ						
									以: o, ʒ						

那麼《廣韻》的二〇六韻為什麼要分等呢？這是由於《廣韻》的韻母系統比較複雜，「等」就是對《廣韻》韻母系統的「洪細」，即元音的高低前後進行分析。等韻圖首先把《廣韻》的韻類、韻母區分為開合兩呼。同是開口或同是合口又分為一二三四等，即開口一二三四等，合口一二三四等。一二等韻是「洪音」，即元音比較後比較低的，三四等是「細音」，即元音比較前比較高的。比如山攝開口寒〔an〕、刪〔an〕、仙〔ɣen〕、先〔ien〕四韻，一等寒韻，主要元音是個後低元音〔a〕，二等刪韻，主要元音〔a〕雖然比較前，但也是個低元音，三等仙韻主要元音〔ɛ〕是個比較前的半低元音，而四等先韻的主要元音〔e〕則是個半高的前元音。同時一、二等和三、四等的區別還在於有沒有〔i〕介音。〔i〕更是個前高元音。所以等韻圖關於等呼的分析是我們了解複雜的《廣韻》韻母系統的重要依據，也是現代音韻學者構擬古音的一個重要根據。

為了從現代語音學上去認識「等」的含義，掌握《廣韻》(二〇六韻的分等情況)，大家可以參考《廣韻反切下字表》的擬音系統。一般來說，首先看有無〔i〕介音，即一、二等沒有〔i〕介音，三、四等有〔i〕介音。其次再看主要元音：一等韻的主要元音是〔a〕、〔ɒ〕、〔o〕、〔u〕、〔ə〕五個，二等韻的主要元音是〔a〕、〔æ〕、〔ɐ〕、〔ɔ〕四個，三等韻的主要元音是〔ɛ〕與〔ɛ̃〕，四等韻的主要元音是〔e〕。

但是一、二等韻的主元音前如果加了一個〔i〕介音，則屬於三等韻，如〔iug〕是「東」韻三等，〔ia〕是「麻」韻三等。所以從元音分辨「等」並不太複雜。《廣韻》音系中真正的四等韻只有齊、先、蕭、青、添五韻(舉平以賅上去入，下同)，韻圖上的其他四等字都是假四等，真正的二等韻只有麻二①、皆、佳、夬、肴、山、刪、江、庚二②、耕、咸、銜十二韻，

① 麻、庚二韻兼有二三等，這裏只列其二等，故在麻、庚右下邊加一小「二」字。

第六節 《廣韻》韻母和現代 國語韻母的比較

如前面所分析的，《廣韻》一共有一四二個韻母。而現代國語有三十七個韻母，見下頁表。

古今韻母的異同，反映在《廣韻韻母與現代國語韻母比較表》之中（參看 162—169 頁附表）。

《廣韻》有陰聲韻、入聲韻和陽聲韻三類，現代國語只有陰、陽兩類韻母。國語的陰聲韻既來自古代的陰聲韻，又來自古代的入聲韻，古今韻母比較表（一）（二），每個表的左邊列的是《廣韻》的韻母，以韻攝、韻目開合四等來表示，上邊是現代國語韻母，用國際音標標出。表（一）是《廣韻》果、假、遇、蟹、止、效、流七個陰聲韻攝，比如《廣韻》果攝開口歌韻一等到現代國語裏已變成〔ɤ〕韻母（如「哥、何、個」）和〔uo〕韻母（如「多、羅、左、我」），個別字仍讀〔a〕韻母（如「他」）；「戈」韻三等則變成〔ie〕韻母（如「茄」）；合口「戈」韻一等現代有讀〔ɤ〕韻母的（如「科、訛」），有讀〔o〕韻母的（如「婆、波、頗、磨」），有讀〔uo〕韻母的（如「朵、騾、坐、火」），「戈」韻三等則讀〔ye〕韻（如「靴」）。這是橫看比較表，即看古韻到今韻的變化，我們還可以豎着看，即從今韻看它的古韻來源。比如現代國語〔ɿ〕韻母，它的來源比較簡單，來自《廣韻》止攝開口支韻三等、脂韻三等和之韻三等三個韻母。而〔ɿ〕韻母的來源就比較複雜，它不光來自止攝開口的支_三脂_三之_三三個韻母（如「知、遲、士」），又來自「蟹」攝開口祭_三廢_三兩個韻母（如「滯、製、世」），而且還有來自入聲韻的，即深攝開口緝韻三等（如「執、濕、十」），臻攝開口

開	齊	合	撮
ɿ, ʅ, ə	i	u	y
a	ia	ua	
o		uo	
ɤ	ie		ye
aɪ		uaɪ	
eɪ		ueɪ	
au	iau		
ou	iou		
an	ian	uan	yan
ən	in	un	yn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ŋ	yŋ

質韻三等(如「秩、實、失、日」),曾攝開口職韻三等(如「直、職、食、識」),以及梗攝開口昔韻三等(如「擲、隻、尺、石」)。我們知道,現代國語裏已經沒有入聲韻,入聲韻字都分別轉入各陰聲韻了。

古今韻母比較表(二)是陽聲韻。《廣韻》的咸攝和深攝原來是收[-m]尾的,到了現代國語裏都變成收[-n]尾的,與山攝、臻攝合流了。一般來說,咸攝併入山攝,深攝併入臻攝。宕、江、曾、梗、通諸攝都是收[-ŋ]尾的,現代還仍然收[-ŋ],只是有的韻攝合併了,如「宕」、「江」合流,「曾」、「梗」合流,還有個別字原來收[-ŋ]尾的,現代國語中變

為收[-n]尾，如「貞」、「肯」。

《廣韻》有一四二個韻母，而現代國語只有三十八個韻母，只及《廣韻》韻母數的四分之一，大幅度地簡化了。不僅國語，現代各地方言的韻母數沒有超過一百個的；有些南方方言雖然複雜，它們的韻母數也不及《廣韻》多。比如蘇州話，它的韻母只有四十九個，廣州話有五十三個韻母，潮州話六十六個韻母，南昌話約有六十五個韻母，梅縣客家話約有七十六個韻母。所以從韻母系統來看，像《廣韻》這樣複雜的，現代方言還沒有，但是如果從韻類角度，拿《廣韻》和現代國語及現代方言比較一下，那就不奇怪了。我們知道，韻類是要區別聲調的，同一個韻母；如果聲調不同，就要分為幾個韻類，《廣韻》一四二個韻母，有二九三個韻類，而現代廣州話五十三個韻母中，舒聲韻（包括陰聲韻和陽聲韻）有三十六個，入聲韻十七個，但廣州話有九個聲調，其中舒聲調有六個（即平、上、去三聲各分陰陽），入聲調三個（上陰入、下陰入和陽入）。這樣一來，廣州話實際上有二百多個韻類；潮州話有六十六個韻母，八個聲調，它的韻類可能超過三百。所以我們說，從韻類系統來看，《廣韻》音系並不太複雜。它的韻母雖然比較複雜，但韻類並不比現代方言多。但是現代國語（約一百四十來個韻類）比起《廣韻》來，韻類卻少了一大半，同樣是大大地簡化了。

所以說，無論是從韻尾來看，還是從韻頭、韻腹來看，從《廣韻》的韻母到現代國語的韻母，其整體趨勢是合流歸併，是從複雜到簡化。比如效攝豪、肴、宵、蕭四韻的韻母分屬一二三四等，主要元音都不同，到了現代國語，合流為[au]和[iau]兩個韻母了。豪韻字現代一律唸[au]，如「褒、袍、毛、刀、桃、勞、遭、操、騷、高、熬、豪、奧」等字；蕭韻字現代一律唸[iau]，如「刁、挑、條、遼、簫、澆、堯、么」等字。肴韻和宵韻都分為[au]和[iau]兩個韻母，二等肴韻本來沒有i介音，它的牙喉音現代演變

為[iau]，如「交膠教敲肴孝」等字，而唇舌齒音如「包胞泡拋茅撓罩抄巢梢」等字仍讀[au]；三等宵韻本來有i介音，但現代在捲舌聲母後又失去了介音，唸[au]，如「朝超潮昭燒少紹饒」等字，而「標飄瓢苗燎焦樵消驕喬囂妖搖」等字則唸[iau]。這裏有分化，但是效攝古今演變的總趨勢是合流，四個不同的主要元音合流為一個，相近的主要元音大都合併了。效攝是這樣，其他各攝也是這樣。比方「山」攝，它的寒[an]，桓[uan]，刪[an]、[uan]，山[æn]，[uæn]，仙[ien]、[iwen]，先[ien]、[iuen]等六個韻、十個韻母，到現代國語裏合流為四個韻母，即開口[an]、齊齒[ian]、合口[uan]和撮口[yan]。此外，臻攝中的元韻，由於它的主要元音[ɤ]，音色跟[a]接近，所以很早也歸併到山攝裏來了。在現代國語裏，元韻字也分別唸[an]（番藩煩繁）、[ian]（健言掀建）、[uan]（晚挽萬）和[yan]（原源冤袁援）了。類似效攝和山攝情況的還有咸攝、宕攝和江攝。此外，遇、蟹、止各攝的韻母演變也主要是合流。

只有果、假二攝從《切韻》時代到現代國語，其主要元音的變化主要是分而不是合。比如假攝所屬一個麻韻（上聲馬、去聲禡）三個韻母[a]、[ia]、[ua]，它的主元音只是一個[a]，可是到了現代國語裏，有唸[a]的（如「巴爬麻拿茶查叉沙」）；有唸[ia]的（如「家加牙衙霞雅丫」）；有唸[ua]的（如「瓜夸花華划蛙」）；還有唸[ɤ]的（如「遮車蛇奢除惹」）；還有唸[ie]的（如「些邪斜爹耶爺」）。主元音分化為[a]、[ɤ]、[e]三個，韻母增加到五個。果攝也是如此，《廣韻》果攝只有歌、戈兩韻，[a]、[ɑ]、[ua]、[iua]四個韻母，它們的主元音是一個後低元音[ɑ]，可是到了現代國語裏，有唸[ɤ]的（如「歌戈河何科訛」），有唸[o]的（如「波玻坡婆磨」），有唸[uo]的（如「多拖駝挪羅搓梭橢過火倭」），還有唸[ie]的（如「茄」），唸[ye]的（如「癩靴」），個別的字還有唸[a]的（如「他」），韻母增加到六個，主元音分化為[ɤ]、[o]、[e]、[a]四個。

在十六攝中，除了假、果二攝以分化為主外，其他各攝主要是以合流為主。主要元音的合流就意味着各韻攝裏所屬的韻和韻母減少了，有的是兩個韻攝合併了（如江攝和宕攝，曾攝和梗攝），結果原來的韻攝實際上演變為韻部了。因此現代漢語只講「韻母」和「韻部」，而不用「攝」的概念了。《廣韻》十六個攝，二〇六個韻和六十一個韻部（如果入聲獨立，就有九十五個韻部），一四二韻母，到現代國語，簡化為三十八個韻母，十八部了。「現代詩韻」一般分十八個韻部，這十八個韻部就是：麻部〔a〕、歌部〔ə〕、波部〔o〕、齊部〔i〕、支部〔ɿ〕、兒部〔ɛ〕、魚部〔y〕、模部〔u〕、微部〔ei〕、皆部〔ie〕、咍部〔ai〕、豪部〔au〕、侯部〔ou〕、寒部〔an〕、痕部〔ən〕、唐部〔aŋ〕、庚部〔əŋ〕和東部〔uŋ〕。實際上詩歌押韻沒有這麼嚴，分得沒有這麼細，往往波部和歌部可以互押，支部、兒部可以跟齊部通押，新詩裏還有魚部和齊部相押的。又庚部和東部可以合為一部，如根據現代詩歌的實際用韻，現代漢語可以歸併為十三部，與近代的「十三韻」差不多。現代京劇、曲藝一般都用十三韻，即中東、江陽、衣期、姑蘇、懷來、灰堆、人辰、言前、梭波、麻沙、乜邪、遙迢、由求，押韻比較寬，甚至「中東」和「人辰」可以通押，這從音系上看是不合適的。

再說元音的分化都是有條件的，比如前面講的果攝開口一等歌韻，到現代國語裏有唸〔ɿ〕韻母的，有唸〔uo〕韻母的，分化的條件就是由於聲母的不同，一般說來是在牙喉音聲母後面歌韻字就唸〔ɿ〕，如「哥、可、俄、河、阿」，在舌齒音聲母後面就唸〔uo〕，如「多、拖、羅、左、搓」。「我」是疑母字，屬「牙」音，現代唸〔uo〕是個例外。但現代某些方言於所有的牙喉音字都讀〔o〕，如漢口話、成都話、長沙話；而上海話則多唸〔u〕。

其次，從韻尾上來比較古今的異同。《廣韻》音系的韻尾有三大

類，即：

- 1、收[-i]、[-u]——是元音韻尾。
- 2、收[-m]、[-n]、[-ŋ]——是鼻音韻尾。
- 3、收[-p]、[-t]、[-k]——是塞音韻尾。

到了現代國語裏，從大類來看，只有元音韻尾和鼻音韻尾兩類，而沒有塞音韻尾了。就元音韻尾來看，現代漢語微、哈二部是收[i]韻尾的，豪、侯二部是收[u]韻尾的。余下麻、歌、波、齊、支、兒、魚、模、皆等幾個陰聲韻部屬開韻尾，基本上與古音相當。只有皆部在古代許多字是收[-i]尾的，現代變為開韻尾。再從收鼻音尾的陽聲韻來看，《廣韻》有收[-m]、[-n]、[-ŋ]三種韻尾的，在現代國語裏只有收[-n]（寒、痕二部）和收[-ŋ]（唐、庚、東三部）的，而沒有收[-m]尾的了。北方話裏收[-m]尾的韻大約在十五、六世紀就轉到收[-n]尾去了。一般說，原來的山攝和咸攝合併為寒部，原來的臻攝和深攝合併為痕部。這樣一來，在北方話裏「針」和「真」不分，「音」和「因」不分，「藍」和「蘭」不分了。

從《廣韻》到現代國語，韻尾變化最突出的是收[-p]、[-t]、[-k]尾的一大類入聲韻消失了。在《廣韻》十六攝中，咸、深、山、臻、曾、梗、宕、江、通等九個攝都有入聲韻，共計三十四韻，到現代國語裏，都失去塞音韻尾，轉變到陰聲韻裏去了。這個變化大約在十四世紀就已經完成了。在歷史上可能還經過一個收喉塞音[ʔ]韻尾的階段。如現代吳方言或山西方言的入聲韻尾那樣，但在國語和許多北方方言裏，入聲韻都併入了陰聲韻，結果「屋」和「烏」不分，「結」和「街」不分，「夾」和「家」不分了。由此可見，韻尾的轉化和消失，也是使韻母系統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再從韻頭（介音）上來看古今的異同。《廣韻》分開、合兩呼，合

口呼是以〔u〕為主元音或韻頭的，開口呼則沒有〔u〕音，現代有開齊合撮四呼。但又由於《廣韻》韻母複雜，現代學者又給它的合口呼〔u〕介音區別為元音性的〔u〕（用於一等和二三等開合分韻的）和輔音性的〔w〕（用於二三四等開合同韻的）。此外，《廣韻》音系的〔i〕介音也有緊〔i〕（用於三等）和松〔i〕（用於四等）兩類，因此古代的介音系統也比現代複雜得多（參看《廣韻反切下字表》的擬音）。

現代國語的四呼，只有一個〔i〕介音（齊齒呼）和一個〔u〕介音（合口呼），古代的兩個〔i〕介音（i 和 ɿ）合為一個了，兩個〔u〕介音（u 和 w）也合為一個了。但現代的撮口呼是以〔y〕為主元音或介音的，它是由原來的〔iu-〕或〔iw-〕演變來的（iw-、iu-實際上是一個複合介音）。從《廣韻》的開合四等來看，一般說來古代開口三四等演變為現代的齊齒呼，合口三四等演變為現代的撮口呼，合口一二等演變為現代的合口呼，開口一二等就是現代的開口呼。但實際情況並不這麼簡單，比方說開口二等韻牙喉音，到現代國語裏就產生出〔i〕介音變為齊齒呼，如「家、佳、皆、咸、江、眼、顏」等字，這些字現代有些方言裏還讀開口呼。就是在國語裏，個別字在地名中還保留了沒有介音的讀法，比如「楊格莊」、「張各莊」的「格、各」，實際上就是「家」字的音變，「家」的聲母本屬見母〔k〕，韻母是個〔a〕，由於讀輕音，就弱化為〔ɿ〕，所以寫作「格」或「各」。

合口三四等變撮口呼也是有例外的。如果聲母是捲舌音，撮口呼就變成合口呼，比方「朱、書、如、專、船、春、純」等字。開口三四等，在捲舌音聲母之後，要變成開口呼，比如「遮、車、昭、朝、占、然、珍、身」等字就屬於這種情況。所以說從古代的兩呼四等，到現代的四呼，其對應規律是比較複雜的。大家可以參看《廣韻》韻母和現代國語韻母比較表。

第七節 《廣韻》的聲調

《廣韻》的二〇六韻是按四聲分卷，以四聲為綱的，所以我們知道《廣韻》音系有平、上、去、入四個調類，至於它的調值（實際音高）現在尚不清楚。本節主要談談《廣韻》的平、上、去、入四聲跟現代國語陰、陽、上、去四聲的對應規律。《廣韻》四聲是怎樣演變為現代國語的四聲的呢？請看下頁《廣韻四聲與現代國語四聲比較表》（表中及其後本節的例字有的是異讀、又讀）。此表左邊是《廣韻》的平、上、去、入四聲，上邊是現代國語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聲。若以從古到今的角度看：古代的平聲字在今天國語裏面唸成陰平和陽平；古代的上聲字在今天國語裏唸成上聲和去聲；古代的去聲字在今天國語裏面全都唸成去聲；古代的入聲在現代國語裏面有的唸陰平，有的唸陽平，有的唸上聲，有的唸去聲，這從每類的例字都可以看得出來。

再從今到古來看：現代國語的陰平，來自古代的平聲和入聲；現代國語的陽平，來自古代的平聲和入聲；現代國語的上聲，來自古代的上聲和入聲；現代國語的去聲，來自古代的上聲、去聲和入聲。

所以這個表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條：平分陰陽，濁上變去，入派四聲。這十二個字概括了《廣韻》的四聲到現代國語聲調演變的情況。下面就分開來講一下。

一、平分陰陽

古代的平聲現代國語分化為陰平和陽平。這個現象不光是國語，在現代漢語方言裏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只有少數的地區例外，像河北的灤縣、寧夏的銀川只有平、上、去三個聲調，它們的平聲是不分陰陽的；再比如山西的晉城方言，它有平、上、去、入四聲，可是它的「平」聲，僅

廣韻四聲與現代國語四聲比較表

現代 國語 廣韻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清	邊飛丁知尊 三專開蒸剛		
平	濁		扶唐才陳寒 時麻難文人		
上	其他全濁			粉體走展古 武女五老手	
	全部				倍婦坐斷似 柱葢社跪厚 蓋變正對醉 共助大望用
入	全部		白服食澤雜讀 合局俗十		
	次濁				目物麥日月 入玉落頰育
	清	積出黑七 匹桌郭歷	急竹德菊覺 決福潔莢	筆百尺鐵 谷血角甲	必惕策攝 客作設粟

相當於現代國語的陰平，那些國語讀陽平的字，在晉城方言裏跟上聲讀成一個調類。

現代國語和大多數方言，平分陰陽的條件很明顯，它是按聲母的清濁來分化的，即清音變成陰平，濁音變成陽平，清音包括全清和次清；濁音包括全濁和次濁。例如：

全清：幫(幫)、方(非)、當(端)、張(知)、相(心)、莊(莊)、章(章)、商(審三)、香(曉)、央(影)。

次清：滂(滂)、芳(敷)、湯(透)、倉(清)、昌(昌)、康(溪)。

全濁：旁(並)、房(奉)、堂(定)、腸(澄)、藏(從)、常(禪)、強(群)、航(匣)。

次濁：忙(明)、囊(泥)、郎(來)、瓢(日)、昂(疑)、羊(喻四)。

平分陰陽這種現象，在漢語語音史上產生的時間比較早，大約在唐代就開始了^①，宋代的文獻材料也有這方面的反映，但是明確地把平聲分為陰陽兩個調類，那是從元代(十四世紀)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開始的。

二、濁上變去

所謂「濁上」，只指全濁聲母的上聲字，次濁上聲不變。比如「尤」韻的「九、舅、有」，古代都是上聲字，到現代國語裏只有「舅」字變成了去聲，這是因為它是全濁「群」母字；而「九」是全清見母，「有」是次濁喻母，所以仍唸上聲。

再看全濁上聲變去聲的例字：

並母：部、薄、罷、倍、被、婢、抱、鮑、鏢、辨、辯、辦、伴、笨、棒、蚌、並；

奉母：父、婦、負、阜、范、犯、憤、忿、奉；

定母：舵、惰、杜、待、怠、殆、弟、道、稻、淡、簞、誕、斷、盾、囤、蕩、勳；

澄母：苧、柱、雉、痔、峙、趙、兆、肇、紂、朕、篆、丈、仗、杖、仲、重；

從母：坐、聚、在、薺、罪、皂、造、漸、踐、盡、靜；

邪母：序、叙、緒、祀、巳、似、象、像；

崇母：士、仕、柿、撰；

船母：甚；

禪母：社、墅、豎、是、氏、市、侍、紹、受、甚、善、腎、上；

^① 參看周祖謨《關於唐代方言中四聲讀法的一些資料》，《語言學論叢》第二輯(1958)。

群母：巨、拒、距、技、妓、跪、臼、咎、件、鍵、圈、近、寤、菌；

匣母：禍、下、戶、亥、駭、蟹、匯、浩、後、后、厚、撼、艦、旱、限、混、項、杏、幸。

但也有少數例外，如釜腐輔(奉)挺艇(定)緩皖(匣)咄(群)，仍唸上聲；還有個別變讀為陽平的，如「揆」(群)，但從大多數情況來看，全濁上聲變去聲這條規律是非常明顯的。

全濁上聲變去聲，大約在唐代(九、十世紀)就開始了，但是明確地把全濁上聲字跟有關的去聲字看成是同音字而編排在一起的，那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如在《中原音韻》裏「部」與「佈」同音，「道」和「到」、「盜」同音，「動」與「洞」同音，「踐」與「箭」、「賤」同音，「市」與「試」、「侍」同音，「旱」與「漢」、「翰」同音等。

三、入派四聲

現代國語沒有入聲字，古代入聲字，到了國語裏已轉到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去了，這就叫做「入派四聲」。

入派四聲有個過程；在《中原音韻》時期，只是入派三聲(陽平、上聲和去聲)，並且有很強的規律性，即：全濁聲母變陽平，次濁聲母變去聲，清聲母變上聲。例如「白」(並)、「讀」(定)、「轍」(澄)、「舌」(船)、「絕」(從)、「涉」(禪)、「劔」(崇)、「轄」(匣)、掘(群)、習(邪)等全濁聲母字，變讀陽平；「納」(泥)、「辣」(來)、「滅」(明)、「熱」(日)、「孽」(疑)、「越」(喻三)、「悅」(喻四)等次濁聲母字變讀去聲；而「筆」、「北」(幫)、「法」(非)、「匹」(滂)、「尺」、「赤」(昌)、「德」、「得」(端)、「塔」(透)、「質」(章)、「績」(精)、「七」(清)、「骨」、「吉」(見)、「客」(溪)、「室」、「失」

(書)、「昔」(心)、「乙」(影)等清聲母字變讀上聲。其中全濁變陽平，次濁變去聲，從《中原音韻》到現代國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原音韻》歸到上聲去的清聲字，到了現代國語裏，則有派入陰平的(如「八郭七績失昔結」)，有派入陽平的(如「福吉德得革節」)，有派入去聲的(如「必赤質室客岳屑」)，而讀上聲的(如「筆谷窄角渴法鐵」)，比起《中原音韻》就少多了。此外原來的全濁入聲字和次濁入聲字到現代國語裏也有了某些變化。例如「突」字，本屬全濁定母，《中原音韻》歸陽平是合乎規律的，但在現代國語裏，它卻讀成陰平了。又比如說「淑」字，它本是全濁禪母字，按規律應唸陽平，可是到現代國語裏，它也唸成陰平了。又如「拉」(來母)、「抹(桌子)」(明母)，按規律當讀去聲(《中原音韻》就是入聲作去聲)，而現代國語也讀作陰平了。可以看出，《中原音韻》到現代國語，入聲字派入陰平的從無到有，而且越來越多，而入聲派入上聲的字則越來越少。比如在《中原音韻》裏，「桌卓琢啄」(原屬全清字母)都是同音上聲字，可是到了現代國語裏，它們都不唸上聲了。「桌」唸陰平，「琢、啄、卓」唸陽平。又如「節接楫癖」(原屬全清精母)，在《中原音韻》裏，也是入聲作上聲的一組同音字，但在現代「接、癖」讀陰平，「節、楫」讀陽平。此外有的原入聲字在現代國語裏還有異讀的情況，比如「踏」字，在「踐踏(徒盍切，本作「蹋」)」和「踏(他合切)實」兩個語言環境裏，聲調就不一樣，前者唸去聲，後者唸陰平。對於方言區的人來說，國語原入聲字的變調情況確實比較難於掌握，因為它沒有明確的規律可循，特別是來自清聲母的入聲字。

常用的古入聲字，大約有五百來個。這五百來個字，有將近二分之一變讀為去聲；將近三分之一變讀為陽平，其次是變讀為陰平，約占百分之十五，最少的是變讀上聲，約占百分之六。所以無入聲地區的人，怎麼掌握古入聲字是個問題。學習音韻學以後，可以根據所學的知識來判

斷哪些是古入聲字。我們怎樣從現代國語去推斷古代的入聲字呢？現代漢語課裏已講過一些，這裏再從音韻學的角度做點補充和解釋。

(一)聲母是不送氣的塞音和塞擦音而讀陽平的字，絕大多數來自古代入聲。所謂不送氣的塞音和塞擦音，就是指〔p〕、〔t〕、〔k〕和〔ts〕、〔tʂ〕、〔tʂʅ〕。如：

〔p〕：白拔跋薄雹孛別蹙勃博駁伯泊舶帛；

〔t〕：達答狄笛得德奪鐸敵迭諫讀毒獨；

〔k〕：革國格隔閣；

〔ts〕：卒責族雜鑿足則澤；

〔tʂ〕：載捷疾節即集絕及籍極杰局菊桔結桔夾急吉覺決掘；

〔tʂʅ〕：哲徹直值軸濁茁逐燭囑竹鋤。

我們知道，國語裏的陽平字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古平聲，一是來自古入聲。由古代的平聲來的陽平字，如果聲母是濁的塞音、塞擦音，一般都讀送氣清音（即〔p'〕、〔t'〕、〔k'〕、〔ts'〕、〔tʂ'〕、〔tʂʅ'〕），不送氣的只能來自仄聲，而仄聲中上聲和去聲極少變讀平聲的，所以只能來自入聲。掌握這條規律，則可以推斷約五分之一的常用入聲字。只有個別例外，如「弼」字本來是個定母入聲，按規律應唸陽平，但在國語裏，卻讀成了去聲；又如「鼻」字，現代國語唸陽平，不送氣，可是此字並非古入聲，「鼻」在《廣韻》屬「至」韻，毗至切，定母，按照規律當讀去聲，今唸陽平，不合規律。但是這種例外是個別的。

(二)〔ye〕韻母的字大都來自古代入聲。如「虐略決確學月約厥絕雀穴血」等。在常用字中只有「嗟、癩、靴」三個是例外，它們古屬舒聲戈韻。

(三)[uo]韻母和捲舌聲母相拼的字，來自古代入聲。國語的[uo]韻母也有兩個來源，一個來自陰聲韻，一個來自入聲韻。但是來自陰聲韻(歌戈韻)的字沒有跟捲舌聲母相拼的，而能跟捲舌聲母相拼的則都來自入聲，如「酌桌琢啄捉着鋤濯濁輟拙綽戳說碩溯若弱」等。

(四)[ɿ]韻母和古端、精二組聲母相拼的字，大都來自古代入聲。如「得德特忒慝訥勒肋樂則澤擇責側策塞色瑟」等。國語的[ɿ]韻母也有陰聲韻和入聲韻兩個來源，而跟「端、精」二組聲母相拼的字沒有來自陰聲韻的，只有來自入聲韻的。

(五)[ie]韻母和幫組、端組聲母相拼的字，來自古代入聲。如「慙別撇滅蔑跌蝶迭鐵帖捏聶列烈劣」等字。[ie]韻母也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咸、山二攝的四等入聲韻，一是來自假、蟹二攝中二三等舒聲韻。來自咸、山二攝入聲的，[ie]韻不僅可以跟牙喉音相拼，而且可以跟唇音幫組舌音端組聲母相拼，而來自假、蟹二攝二三等舒聲韻(麻、皆、佳)的[ie]韻，只跟牙喉音(現代已演變為[tɕ]、[tɕʰ]、[ç]的)聲母相拼。

(六)聲母[f]、[ts]、[tsʰ]、[s]和[a]韻母相拼的字，來自古代的入聲。如「發髮法伐筏罰扎札紮擦撒卅薩颯」等字。[a]韻母也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古代陰聲韻，一是來自古代的入聲韻，而跟[f]、[ts]、[tsʰ]、[s]四個聲母相拼的字，一般來自古代入聲韻。

(七)一些開韻尾(包括元音韻尾和沒有韻尾)的有文白兩讀，而又沒有意義上區別的，往往是入聲字。如「色」字，既唸[sə](文)，又唸[sai](白)。又如「澤擇角腳血麥脈剝削薄冊落六沒」等字一般都有文白兩讀，屬於這一類。

以上七條都是從現代國語的讀音來推斷古代的入聲字的。掌握這幾條規律，五百來個常用入聲字，絕大多數可以推斷出來。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反面排除一大批非入聲字。肯定它們不是入聲字，可以縮小辨別入聲字的範圍。比如陽聲韻字，肯定不是入聲字。

又如國語中唸〔tsɿ〕、〔ts'ɿ〕、〔sɿ〕的字，都不是入聲字，因為它們只是從止攝（支、脂、之三韻開口）精組來的，如「茲資姿紫子字自雌疵慈瓷刺次賜斯私思絲司死似」等等。

還有，唸〔uei〕、〔uai〕韻的字，也基本上不是入聲字。因為現代國語的〔uei〕韻母和〔uai〕韻母，是從「止」、「蟹」二攝來的，一般沒有來自入聲的。只有〔uai〕韻個別字例外，如「率」字。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利用形聲字的聲符來類推。如「合」《廣韻》是收〔-p〕的入聲字，那麼凡從「合」聲的「盒、答、鴿、塔」等字，也都是入聲，而且都是收〔-p〕的。又如「出」《廣韻》是收〔-t〕的入聲字，那麼凡從「出」聲的，如「拙、茁、詘、倔、崛、掘」等字，也都是入聲，而且都是收〔-t〕的。再如知道「讀」的聲旁（和「買賣」的「賣」不是一個字），《廣韻》是收〔-k〕的入聲字，那麼凡從它得聲的「瀆、讀、櫛、櫛、櫛、讀、讀」等字也都是入聲，而且都是收〔-k〕的。諸如此類的情況，大家都可以自己作些歸納，以幫助辨認和記憶哪些字古屬入聲，哪些字不是入聲。

參考書目：

- 1 李思敬《中國音韻學基礎》，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 2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3 陳復華《漢語音韻學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
- 4 施仲謀《廣州音北京音對应手冊》，暨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 5 施仲謀《語言教學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